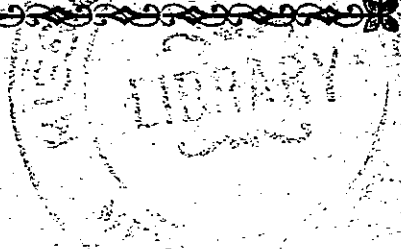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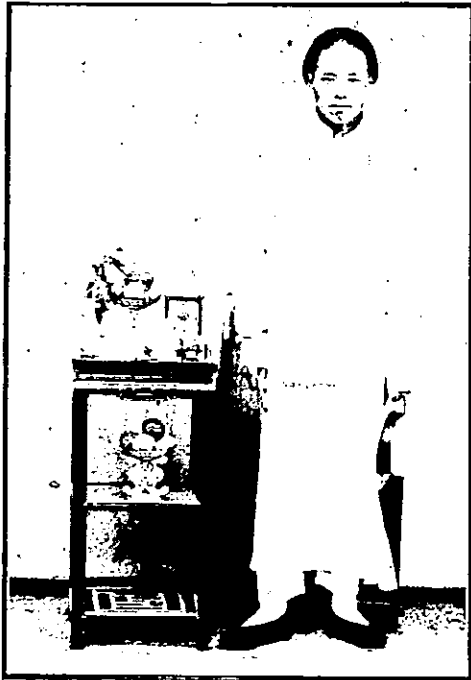
訂 增

顧 回 之 生 半

述 自 人 化 浦



C
P



商時代之浦化人

MY LIFE DECISION

By

A. R. Pu

Price: Twelve cents per copy, postpaid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THE PUBLI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SHANGHAI
SECOND EDITION
1921



學成就職之時之浦化人

緣起

民國四年江南夏令會。集於杭州之江大學。吾爲聖約翰大學青年會代表之一。因得與斯會。享受修養之益。一日舉行決志會。主任令余演述半生之經歷。演畢。謝公洪賚囑著爲文。俾載『青年』。吾以爲吾之境遇雖苦。而天下苦於吾者不知凡幾。雖倖畢業於大學。然所學多出於強記。皮毛之學。不足爲外人道也。顧吾所以稍能了解基督教義。人生修身之南針者。不無由於誦讀謝公之著譯。而謝公又素以青眼視我。何忍重違其議。乃於教授之餘。著述『半生之回顧』。但著述爲我創舉。筆旣濡滯。而文又不工。越年而始脫稿。時謝公已病篤。不能讀吾稿。而指吾疵。於是就正於胡君貽穀。未幾。我卽宣教於關中。遙聞謝公逝世。不禁悼惜者久之。雖然。此書一出。讀者尙能感應。初版已罄。而再版矣。謝公之靈。知夫昔在杭垣一言。充未擲諸虛牝。其亦含笑於天乎。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著者識

自化人
自述半生之回顧序

浦君化人作半生之回顧。稿成。適有隴西之行。以所作見貽。曰。撫今溯往。踳踳半世。皆奮鬪之遺迹。銓次爲文。或亦爲同病者所樂聞乎。否則東諸高閣可也。余受而讀之。深有所感。以爲浦君少年時代之境界。與多數青年學子同。書中足令人感發興起之事正多。不可以不傳。因略加刪乙。付諸剞劂。爲之敘言云。世不乏處境艱難。與浦君相類之少年。然能如浦君之造詣者。寥若晨星。徒有艱難之環境。而不持之以堅忍卓絕之志。濟之以矚然不滓之行。未克有成也。浦君以饑貧不學之子。賴心中所見到之光明。努力上進。矢志傳道救人。爲人所不欲爲。忍人所不能忍。不爲外界之聲色貨利所動。卒底於成。爲開化西陲腹地之前驅。其熱忱毅力。誠足令人欽服弗諼。吾願讀其書者。皆追蹤其人。不以庸俗自安。進求人生最高之生涯。庶幾魔道日銷。天理日昌。則浦君此作。爲不虛矣。胡貽穀。

目次

- 第一章 家庭之教育
- 第二章 學賈之情況
- 第三章 志向之變遷
- 第四章 入校之預備
- 第五章 求學之波折
- 第六章 中學之生活
- 第七章 大學之狀況
- 第八章 職業之決擇
- 第九章 過惡之披露
- 第十章 畢業之情形及將來事業之發軔
- 附錄 窮人萬幸說

自述 半生之回顧

第一章 家庭之教育

距江蘇無錫縣城南十里餘。有一鄉鎮曰石塘。居民可三百餘家。就中以農工業爲多。商次之。讀書人則除二三塾師外。不可多得。俗尙勤樸。喜守舊。幾乎窮鄉僻壤矣。惟其地風景絕佳。鎮之東南北三面。有桑園稻田。其西有五里河。石塘橋跨其上。河西則崇山峻嶺。叢木錯薪。荒村古墓。隱現其間。登山四眺。則山湖村田。歷歷在目。綜言之。殆與杭州西湖相去無幾。此可愛之地非他。卽余幼年釣遊之地也。余家世居石塘。先大父望衡。清貧好學。犯而不校。有顏曾之遺風。先考質卿。商於滬南。忠信剛直。克己愛人。親族之蒙其福者。至今稱道勿衰。又好與文人講學。互相切磋。緩帶輕裘。真一鄉英俊也。母王氏。慧而賢。有大度。樂善好施。生余兄弟四人。余爲其次。以前清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卽主後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九月十二日也。母恆言余兒時默而寡啼。兩歲出天花。危甚。母以愛子之真誠。

至口嚼香燭之籃。蒲伏赴徐偃王廟。焚香叩拜於痘神之前。以求保佑。事雖近愚。心則苦矣。余幼時恆效乞丐。挨戶念經。且叩木魚以和之。又以為觀世音菩薩之義子。故不時膜拜其前。兒童之宗教。不過盲從而已。吾母教子。頗不同凡俗。不準吾兄弟以污語詈人。犯則重懲。偶有過。母不遽怒。迨晚間。始命吾兄弟中取夏楚。跪其膝下而受責焉。時余父操奇計。贏頗不虧折。然吾母則儉約不改其常。粗衣糲食。處之泰然。余等衣帽鞋襪。皆母手製。即薙髮亦母所為。薙刀有時過利。則或皮破而血出。有時過鈍。則痛楚而髮不下。然余惟飲泣。不敢哭出聲也。鄉間恆有荷販甜粥糖球等物者。往來兜買。余母既禁余購食。又止余出觀。此所以免小食之惡習也。六歲時。隨母遷居滬上。余父乘暇以方字授余。且讀三字經數句。計三閱月而畢。而方字已識至五百餘枚。父母皆大喜。以為聰明。明年。讀書於某私塾。頗認真。一日上午。師方授課。余急欲小遺。不及如廁。遂遺於案下。同學見而大笑。師則拳指叩吾額。余慚甚。歸家。不進午膳。家人問故。含淚不答。午後不欲入學。母

疑為有意逃學。乃請余從叔某將余力抱入塾。余大哭。倔強不從。批其頰數四。母恚甚。挾余至空室。褫余外衣。重鞭數十。余堅不吐其所以。適二三同學聞訊而來。以晨間事告吾母。以明余為羞赧。非賴學也。母怒遂解。此事雖小。亦足徵余性之拗執。與夫吾母之惡余廢學也。其後從父學者三年。從師學者亦三年。四書五經。幾乎徧讀。雖背誦未能精熟。而講解則甚注重。父又令余與兄學寫日記。詳誌天氣飲食讀書等事。而由師改削其文理之謬誤。此後國文方面之寸進。實基於此。

第二章 學賈之情況

余年十四。值庚子之亂。全國震動。商業蕭條。先父夙業於滬。至此經濟大困。益以戚畹連累。憂急萬分。以是臥病閱月。溘然長逝。使父死於吾總角之年。則吾之自覺可以較薄。或在吾弱冠之時。則吾之膽量可以較壯。不幸以十四齡靈警之童。竟遭此失怙之痛。宜吾當時以為後此永無撥霧見天之日。而願哭死於父屍之側也。是年冬。舅父王君荻洲。挈余乘河船赴崇明北新鎮。命余學業於恆盛祥商

店入店之後。不勝困頓。蓋余自幼僅知讀書。從未勞力。故體氣薄弱。手無縛雞之能。店中夥友多皖人。皖多山林。富茶漆。人皆習於操作。經理汪君煥章。尤強勁。不辭勞瘁。於是店事之繁重。迥出他店之上。店中雜售銅鐵油麻磁器茶葉火油。花機等物。殊繁瑣。凡爲學徒。除應有之服役外。尙須烹飪搬物。繞繩發貨種種。吾雖力不勝任。亦不得不貿然爲之。跟踐顛蹶。燈鍋碗碟之入吾手者。往往難保其壽命。店中夥友多父執。常寬恕不加苛責。惟同學則多竊竊議短長。冷譏熱刺。令人愧恨無地。輒匿身獨坐。抱頭而泣。店中生涯甚佳。買主至。肩摩踵接。殊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勞。余雖鹵莽。亦助售貨物。膳時無事者。乘暇就食。買主至。則吐哺應之。余之午餐。往往延至下午二時以外。此時飯餚兩罄。僅得以飯焦菜羹充腹而已。余以父喪故。衣履純素。第不及一二日。則油漬鐵鏽。爛斑作黝紫色。不知者。殆必以余爲鍛工之徒也。且每逢秋冬。余實亦作鍛工之生活。蓋店中非僅出售軋花新機。亦承接修理舊機。上工之際。卸長衣。束圍裙。髮辮挽結。可三四寸。右手執鐵鎚。左手秉鋼鑿。核之丁。儼然一小鍛工也。初學時。鎚恆不中。輒傷手指。久之漸熟。然掌上纍纍生堅肉。與鍛工無異。時余年方成童。百體陡長。全賴睡食充足。乃可供以應求。店中食時早晚無定。然尙能飽足。惟眠時則絕少。以市面尙早。黎明卽起而貿易。夜則收拾碗碟。盤計銀錢。非十時後。不得就寢。又以貨物充斥。眠時皆展其茵褥。晨起則捲置一隅。余之臥處。卽在貨櫃之旁。同學等知余酣睡。晨起斂茵。故意寂靜。迨門闌大啓。買主擁入。而吾尙僵臥未醒。迨聞人聲喧雜。頓由夢中驚覺。倉卒起身。披衣捲被。醜態百出。觀者皆引爲笑樂。未幾。布莊多以夜午設肆收布。因鄉間男子。夜間負布。上鎮沽之。復購洋紗歸。然後夫睡而婦復織。習以爲常。余等店中本售洋紗。故亦隨俗。以夜間二時。開始交易。夥友之盪水茶湯。例須學徒烹煮。余此時睡眠正濃。非被喚至數十次者。睡魔決不肯去。煮茶時。又往往橫睡爐旁。雖爐水沸溢。卽亦莫覺。午膳後。睡魔復至。倦莫能支。欲眠無牀。嘗匿小樓之上。隅坐而假寐。夥友偶來見之。則大驚異。急醒余。令下樓。以小樓

屋面僅蔽鉛皮。夏日曝之。熱如火炙。余乃在此睡眠。直不啻爲釜中之魚。尙未召疾。直天幸也。其後因受風寒。病臥不能事事。學徒之較長者。乃此唱彼和。譏余爲假病。紛議不休。余則中心憧憧。萬念潮湧。想吾父在日。爲上海胡悅盛之總理。兼攝北沙支店。復自設醃臘行於滬南。轟轟烈烈。儼然欲執商界之牛耳。時余兄弟到處受人敬重。今則余父一死。余遂在此受苦。又未審家中老母弟妹輩之苦况。較我何若。自言自語。不禁太息。神思飛越。昏昏欲睡。甫交睫。便見余父笑容可掬。自外而入。余急倒身下拜。父子團聚。歡欣奚似。惜乎夢中之樂。頃刻即飄散耳。店中學徒。須習烹飪。然余既不善此。祇可爲副手耳。副手云者。充滌碗添薪取水諸役者也。一日。余與同學某共舁一桶。往池中取水。池在後門之外。碼頭上建有木橋。長及池面之半。余等垂桶池心。挽水至滿。暫置橋上。甫欲上肩。水桶一搖。斗聞訇然一聲。余已墜入池底。余時驚慌莫可名狀。惟覺池水直入五官而已。在理此溺必死。因余從未習泗水之術。我家雖近河。夏時。兒童作泳水之戲者亦甚衆。第余母小心異常。防患未然。常囑我切勿泗水。違則答不可逃。不知欲保其生者反喪其生。愛我適以害我。以素未習泗之童。一入水則手足無措。幸天不我棄。此時適有二三人旁觀運水。見余溺水。亟上橋施救。俄而見余上浮。則力挈余上。微聞救余者呼曰。『培林。』(余之乳名)汝胡肥胖至此。以吾一人之力。幾不能勝汝。』豈知有如是之重量者。非屬余身之胖。乃余所著之竹布套袴。水滿其中。與兩小桶無異故也。上岸後坐地喘息。不能予袴帶一縱。池水橫溢。觀者皆笑。余擲套袴於地。恚曰。『此殺身之物。胡今人多以爲時式耶。』語畢。良久良久。呆若木雞。不覺淚下。厥後店中有同鄉言旋。『余屢謂之曰。先生榮歸。若遇家慈。可告以我在此身體良佳。百事順遂。萬不可道及我之溺水。否則吾母素鍾愛我。一聞此耗。必心痛如割。日則哭泣。夜則不寐。卽寐亦必夢我溺死而駭絕也。』同鄉點首稱是而去。嗟乎。學商之苦。豈能以言語形容。惟親嘗者始能知耳。然而受此苦者。豈余一人。我同胞所受之苦。又豈僅如是而已。吾聞之。百年前歐洲各國之商店。亦須終

日勞苦。作息並無定時。學徒之苦。與余無異。（觀「青年會創立者」可知）旋經仁
慈君子。立會提倡。縮短作事時間。初以每日十一小時爲率。嗣漸減縮至八小時。
使人有所休養。得暇以閱書報。此非特合於人道主義。亦可造就商界之人才。抑
與一國之文化。有密切之關係也。我國商界鉅子。暨以改良社會爲己任者。盡急
圖之。以拯我數百萬青年同胞於水火中耶。

第三章 志向之變遷

余入商店後。三年之間。暗昧愚駘。措事謬誤。無所謂志向。無所謂目的。直醉生夢
死而已。迨十七歲。始知事理。以爲學業將滿。務用心習學。書算及商情。以副其實。
亦頗有意。一生爲商。以繼父志。故每日學看銀洋。留心辦事。晚則學書草字。鈔錄
商界函件。以期進境。又以該店年有盈餘。薪水從優。且我之職務。惟在售貨結帳。
所有苦楚。已遠遜以前。吾母以余既能安於商業。亦已放心無慮。至光緒三十一年。
（余十九歲）我國教育。已漸及於崇沙。余店左近。改良私塾。與設立小學者。間

亦有之。余見學生來店市物。頗有豔羨之心。然亦轉瞬即逝。腦無留痕。會國家實
行徵兵制。其地應徵者。非常踴躍。各界青年。俱有從軍之志。余心大動。余戚胡某。
亦有人寄書勸其應徵。書中詞句。頗爲激昂。所附之徵兵章程中。尤多勉詞。余閱
後。愛國心大發。遽欲以國事引爲己任。其於捨身衛國也。極端贊成。惟思吾父死
而母病。弟弱而妹幼。吾一投軍。則母絕望。將哀哭而死。親恩未報。於心何忍。且使
母有不測。則弟妹將落於他人之手。難保其能成人。一人捨身。全家傾覆。余計已
左。矧愛國之道。不一而足。練兵能捍國衛民。不能教化人民。人民不教。國焉能強。
兩全之道在是矣。吾當棄商就學。學成可以教育救國。使將來國勢危迫而乏軍
人。則我投筆從軍。未爲晚也。慎思之餘。喜不自勝。此一念也。實我一生至大之轉
機。遂於是年清明節開始。乘隙溫習論語。先研其註解。藉明意義。如有字音字意
不知者。則檢亡父所遺之康熙字典。次則誦讀五十徧。既而掩卷自背。不熟則再
讀五十徧。以期牢記。第我學商廢書以來。已有五年。書癖已除。故讀書片刻。卽眼

花腰痛。筋骨不舒。然溫故知新。意味頗濃。不以身疲而輕棄之。未幾。乃成習慣。讀書較易。又思校中學生。必尙楷書。預備宜早。乃停習草體。改用小楷。八行書。默寫讀熟之論語。每晚兩頁。毫無間斷。愈讀書。則讀書之志愈堅。於是乘機請假回里。商懇余母。准吾求學。母聞之大驚。垂淚謂余曰。『吾兒學業已成。胡能中止。汝父在日。有人勸令汝入學。以讀西文。汝亦聞而慕之。甚至向我哭泣。汝父以學費不貲。不敢嘗試。又恐學成出洋。喪失愛子。因以決絕此念。今汝父死。母衰。宿負未清。安能有錢讀書。日前吾見汝作事。略有頭緒。方喜汝能成就。商人庸詎知汝今番到家。而作此言。使我心將日夜不安耶。』余聞母言。睹其容。不勝悲傷。自忖吾志終不可變。惟宜緩圖。明年再來苦勸。或可成事。第我年已十九。轉瞬年壯。安能入學。雖然。勉強讀書。使母憂傷。則身雖在校。心則麻亂。亦豈能成學。萬一母有不測。則吾將悔恨無既。此胡可者。乃謂母曰。『兒當遵母命。仍舊外出爲商。不再妄想求學。望母切勿憂慮成疾。』於是束裝就道。怏怏回店。當余在無錫乘輪時。仰見

垣上聖約翰大學之招生廣告。上半印有校舍攝影。美輪美奐。不勝羨慕。及見學費每月十八圓。則驚愕而自歡曰。『何必夢想。爾無福入此大學也。』(伏線)

第四章 入校之準備

母雖不允我請。然我求學之志未改。由家返店後。仍奮發勤讀國文。以備將來入校時。國學具有根柢。不妨偏重英文。以期速成。吾學。每逢陰雨。生涯稀少。人皆空談嬉笑。或晝寢假寐。余則獨坐閱書。暑天炎熱。晚多蚊蚋。人多乘涼於門外。余則對燈練字。雖汗出不覺其溼。蚊刺不覺其痛。且因是譏我者。頗不乏人。某君哂曰。『我店將出狀元矣。』又一人見我日間讀書。而諷曰。『培林吃恆盛祥之飯。得恆盛祥之錢。而讀自己之書。又可節省每年數十圓之學費。殊爲值得。』余聞之心大痛。遂多於黃昏讀書。待夥友睡後。又練字一小時。而始安眠。旋有人言。余習字不當。耗店中之洋油。乃自購洋燭燃之。詎余睡後。又被鼠嚙。所餘無幾。我之讀書。非但人不我諒。卽鼠輩亦欲欺我。良可歎也。次日卽備一燭。簞口塞以報紙。簞

上黏一白紙。上書「浦虎臣洋燭自辦」。(虎臣爲余舊字)蓋恐有人不知爲余購。而誤以爲竊也。嗣讀衛生書。勸人早睡早起。早起則精神充足。而讀書易熟。乃與他人同時安睡。練字則改於睡眠之前。次晨早起讀書。又苦無鐘表以報時。無窗格以通光。祇能在牀上窺門隙之明暗。明卽起而立於戶外讀書。藉吸清氣以健吾身。得晨光以照吾書。然余店在晨六時開門。須於味爽起身。方有一小時之讀書。故於下半夜不敢酣睡。夢中輒見朝日東升。起身太遲。不能讀書。大悔而醒。一夜。余在牀上。窺見門隙已亮。乃急啓門外出。詎知此係望夜皎月之明。而非日光。乃在月下讀書。而字跡又不明顯。自思破曉在卽。姑誦而待之。少頃。遙聞守夜者方三鼓。乃悟時才夜半。乃復歸寢。詩所謂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其此之謂乎。由是不敢以門隙之明暗爲斷。改以耳聞鳥聲之有無爲衡。蓋百鳥之飛鳴。較人爲早。夜半幾皆宿於巢而不吾欺。此乃余所應用之時計之進步也。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君子憂道不憂貧。」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讀中庸至「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心輒大感。而求學之志彌堅。久之。論語全部俱溫畢。且能背誦。復購商務書館之高小國文教科書讀之。至法國陶器發明家巴律西傳。則又大動。自決如母終不允資助我者。我雖爲校傭。爲乞丐。亦必讀書。一日回家。作第二次之請求。詎母告我欲我成婚。日期已定於次年清明。諸事齊備。只待婚期。余大驚曰。「母胡不以婚費二三百圓助我讀書。待兒卒業。自費完姻耶。況吾自幼聘妻。素無半面之識。不知該女究屬如何。」母曰。「汝父已死。吾今多病。恐不久存於世。吾死後誰肯助汝娶妻。吾兒天性至孝。素未逆我。今豈能逆我如此之大事乎。」言已而哭。余知此事無可挽回。心痛如割。自念讀書之障礙。有如層峯疊嶺。未知何日能達吾的。諒非至頭白老死。不能入校矣。

吾母所以爲此者。一因我年已二旬。理宜成婚。以盡其爲母之責。一因我讀書之志甚堅。思欲得吾妻勸解。或可轉圜。彼在當時。以爲得計。後卽爲其一生莫大之憾事。環觀商界少年。多喜早婚。如及冠而未得伉儷。輒怨父母之怠忽。一聞婚期選定。則將吐氣揚眉。日計其相隔之日數。一如孩童之渴望新年。俾得穿新衣。放鞭炮。弄玩品者。余則心在讀書。妻係陌路。一思婚期。歎息不置。然迫於母命。卒於二十一歲（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廿四日）照舊俗結婚於家中。夫我母子之心志。固背道而馳。在理或可逆母。然我之不敢逆者。因母爲嫠婦。須賴子女承其歡心。如我倔強過甚。則母將何以堪耶。

第五章 求學之波折

受室以後。大志果殺。及知妻爲如何之妻。則又立振精神。苦讀國文課本。與報端論說。於是智識漸增。毅力益堅。徒以目的未達。心多悒鬱。身變瘠瘦而已。是時店中經理。漸信余有辦事才。命余爲代理水客。常攜銀一二千圓。乘輪赴滬。至則採

辦貨物。帶回北沙。沙埠開輪。時在五鼓。恆盛祥至港口。可十餘里。故起程必在夜間。二時。冬季寒風刺骨。塗無行人。余所乘之小車上。恆載白鏹千餘。車聲磷磷。繞田而過。一聞犬吠。疑有盜賊。恨未購置手槍。以防變端。一日未帶銀圓。僅攜裝貨之兩大筐。至港口時。潮退已。舢板不能進港。人循海灘而上。余以輪舟將開。獨攜二筐。取道於較近之灘。以赴舢板。詎吾立足未穩。遽陷下尺餘。欲出不能。急呼人助。無如遠不能聞。余之驚惶。自不待言。幸以二筐支撐。猛力出險。改道登艇。然艇小風狂。人皆惶恐。余等既登輪舟。尙有一艇滿載旅人。向輪舟力划。垂至而暴雨驟下。舟客衣裳盡濡。婦孺更窘。余頃者雖苦。然與彼較。已有霄壤之判矣。兩年前。距是處十餘里之靈甸港。有一駁船顛覆。溺死者六十餘人。某年。上沙之新港。亦有一舟遭風而覆。死者不下四十人。於此可知往返滬沙之艱危矣。余由滬帶沙之貨。多洋緞紙烟廣貨之類。因欲漏稅也。常及早塞物於貨艙中。俾後來之江北車夫。堆以破絮。用是匿之。余以貨物在彼。不敢遠離。但是中除一艙面外。毫無透

光通氣之所。乘之舟客多屬苦力。穢氣觸鼻。暑天尤甚。坐此艙者。心悉欲嘔。無異居於我國腐敗之監獄中也。雖然。余恆展書讀之。以節時光。若遇巨風之日。則一出吳淞口。將見波作船動。且覺頭暈心煩而不能讀矣。至光緒三十四年。余已二十二歲。乃決意於暑假考期投入學校。無論母親之允否。境遇之難易。必須實行。否則徘徊觀望。半生將過。永無入校之日矣。此時胞弟培松疾病。（弟於去年十四歲時。至崇沙學業與余同店）余亦有足腫之恙。乃藉此告假。與弟於六月中赴滬。令弟暫坐於王家碼頭姑丈店內。余則陰以亡父之夏長衫與文房四寶。裹於報紙之中。獨向浦東中學投考。迨渡過黃浦。則知此間無熟人見我矣。乃將夏長衫穿上。裝作學生模樣。疾走而行。夫我所以不早衣長衫者何也。蓋凡我店來滬之人。皆寓於老店胡悅盛內。卽東家所駐之所。每逢夏季。則皆著短衣而無長衫。余以守秘密而避譏議起見。故須隱匿長衣。一至浦東。如脫猛獅之口吻。如黑奴被釋。歡欣鼓舞。不言而喻。路徑生疏。乃屢問鄉人楊公斯盛所開之學校何在。

鄉人無不應聽而答。則私歎楊公惠及鄉里。致使人咸無不知。身雖死而名則存矣。及見其校舍之宏壯。則心中如見天開。耳目爲之一新。既入校門。聞僧道爲楊公大作道場。則又大異。以爲此文明之地。何留迷信耗財之舉。移時入應接室。見齋務長某君。某君詢我年齡若干。余對以二十二歲。某君搖首曰。『敝校章程以十八爲最。茲君相去四年。焉能投考。』余聞之大驚而失望。蓋於一二年。前嘗見報載楊公捐產興學。又以勤樸爲校訓。中心欽仰。千思萬想而來。料以我如此苦學之輩。必能收納。豈意以年長失敗。乃含淚逡巡於客堂。側目而視所懸之輓聯。竊以爲楊公誠慷慨矣。然胡不計及我年長失學之人耶。良久。某君告之黃炎培校長。校長卽來問我遲學之故。余乃將父死家寒。爲商八年等情。一一訴之。校長沈思片晌。卽引我至課堂。試余作文。題曰『言志』。余自幼讀書雖多。然從未學爲文章。今日所作者。實爲我生平第一篇之著作。有頃交卷。校長嘉我志不在虛榮。而在學成以教人。而文理亦尙清通。乃蒙錄取於中學第一年級。令我在滬覓

師補習英文一月。俾能插班。又免我考證金三圓。而款我晚餐。已而校長與我同至浦西。且代付渡資。余感激莫名。竊思我區區一可憐之人。得與中學校長同行。而蒙優待。其光榮爲何如耶。既到浦右。遂與校長揖別。又將長衫脫下。裹以報紙。至姑丈處與弟同返胡悅盛。翌日附火車回家。吾母見我兄弟二人。均不強健。憂形於色。余乃不敢遽告投考之事。次日母問曰：『汝今欲讀書否。吾已爲汝預備五十圓。待汝攜去以入校矣。』余大喜欲狂曰：『娘乎。何今忽肯如此耶。吾已考入浦東中學矣。第兒在外。尙未宣布。』母曰：『吾聞汝在外。仍手不釋卷。又心鬱身瘦。乃商之戚。皆云恐汝渴想成疾。理宜令汝試讀。試讀或不佳者。則汝可重入商界。故吾准汝之請也。』曩者。余所得之錢。除自己要需外。都寄歸家用。故素無積蓄。以是學費。惟能仰給於母親。此次歸家。曾在店辦有夏布數丈。白絨布丈餘。以奉母曰：『兒日前稍能得俸。以寄家。今後祇問母取錢。而無物奉母矣。故今奉布兩段。爲母製衣之用。聊表兒之孝心。』母見之。淚落如糜。梗曰：『汝父死時。

吾家危若累卵。繼見爾兄弟三人。咸能出外營業。吾心滋慰。今汝弟病弱。汝之學海茫茫。無岸無涯。卽汝之性命。亦如兒童玩錢於井欄。偶一不慎。卽陷於井。可危孰甚。汝母之苦命。與汝家之厄運。何至於此耶。』余曰：『兒已飽嘗艱辛。且知母年衰老。家境困頓。當求速成。而趁早使母享受也。』母曰：『當以惜身爲先。身體爲一切事業之根本。比學問更重要也。』余在家數日。服藥以治足疾。稍瘳。則離家到店。宣布求學之志。辭職而去。店友至此。方悟余入校之心。蓄之已久。三年苦讀。正爲預備計也。第祕而不洩耳。吾兄聞之。不禁爲余惋惜。因我當時久得月俸四圓五角。又零用七百文。年終酬金十圓。每隔四年。尙有花紅。此等優缺。人方求之不得。余乃棄之如遺。親友聞之。互相傳言。急如星火。不數日。崇明海門上海各聯號（聯號者同一東家所開之店也）無不知之。紛紛議論。莫衷一是。余既抵滬。四覓英文補習館。而不得。是後在大東門拉圾堆旁。偶見朱君文瑞等所設之暑假日夜英文館告白。乃於六月二十日夜。就館學愛皮西焉。該校師多生少。故

能多授功課。使我進步甚速。十日而華英初階畢。又二十日而華英進階初集及其半。惟吾已慣在店中勤動。今忽靜坐讀書。筋骨因以作痛。而舌亦碎裂不堪。又以商人習用穢語爲口頭禪。余亦受此惡劣影響。在校不覺時吐污言。幸有教習提醒。遂覺羞而改之。讀書滿月。朱君等復至清心書院肄業。將余紹介於西門尙德學校（英文夜館）專讀西書。然余何以不入浦東中學而入尙德乎。蓋有故也。入校以前。余嘗問求學之道於某君。並告以考入浦東中學一事。某君本求新學。旋以事中輟。故於學務上已有門徑。詎彼聞吾言而答曰：『嘻。子欲讀書乎。吾有數友嘗卒業於某校。今無所事事。欲改學爲商。子則反改商爲學。斯亦奇矣。且求學宜早。子胡至今發軔。』余曰：『余志已決。舊職已辭。萬無退縮之理。請君示我何科爲重要而有實用。』彼即謂入浦東中學。須四五年畢業。程度尙不甚高。不如專學英文。可以速成爾學。早謀生計。余本一意欲入浦東中學。然茲竟爲其喪膽之語氣所中。乃作書於黃炎培校長。大意爲謝其優待之恩。繼誑謂補習英文。

毫無進境。自計不能及格。故不來前受教。尙祈諒之云云。書畢而封。及購郵券一分黏其上。而投之郵筒。但余尙因辜負校長。又作謊語以欺之。心大不安。然吾此時。又不知吾心爲何不安。憶昔吾父曾詔我。謂受恩不報者。有如禽獸。校長憐我苦志。爲我周旋。吾乃不直告吾衷。求其原宥。反以謊語報之。由今思之。非特有負黃校長之盛意。抑亦負我亡父之遺訓。非特有負於人。抑亦有負製余天良之上帝也。余今當敘吾膳宿之所。以爲下文之導線。余之求學也。孑然一身。初無親友爲之道地。（親友入農工商界多守舊。已又不審學務。直如瞽者覓路。前途茫然。僅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已。初擬膳宿於校中。繼以校中未便。欲覓居於廉價之旅館。而就食於飯店。又不遂。而小東家胡仲卿君。念我亡父之舊情。乃留我膳宿於其店。店即余嘗言及之胡悅盛。即先父生前爲夥二十餘載之銅鐵油麻號也。余入英文夜館後。仍是走讀。插入第四班。余以其書太淺。其課過短。商諸張蟾芬校長。校長准余兼讀三班。然其書艱深。難字滿頁。難以追隨其所教者。蓋以甫讀

一月之英文程度。何能遽讀該班所有之英文二十世紀讀本第一冊。文法第一冊。地理第一冊。新體英語教科書乎。但退班則所讀無幾。不宜於年長失學之人。計惟勇往直前。努力勤讀而已。此時班次雖高。習學雖勤。而操勞過度。夜不成寐。雖欲安睡。而腦中英字。則常輾轉其間。欲去之而不得也。余固知不睡則傷身。強欲除吾讀書之煩擾。而不能也。吾身雖居被褥之中。然屋外之擊柝聲。車輪聲。人行聲。談話聲。以及屋內之鐘擺聲。鼠嚙聲。睡者夢囈聲。鼾齣聲。無不一一聞知。徹夜不克凝神。日間又不覺倦。接續四晝夜。無不盡然。卒懼精神難支。腦力敗壞。亟至某大藥房購得甯神安睡丸。服之而愈。後此有友人謂此丸藥性奇烈。有一服而睡千萬年不醒者。余聞之大駭。幸我尙未至一服長眠也。自余讀書以來。各聯號夥友之思想。多趨於爲學。甚至有年近四十之某君。亦購華英初階。而延十二三齡之小學生授之。未幾。胡悅盛號有周應歧。穆純正二君。亦欲夜讀英文。余因彼之渴想。或與余同。而不忍沮之。乃代爲報名於尙德學校。由是三人一同來往。

受課。惟二君日間仍在悅號辦事。余則專門讀書。余等乏經驗。事前並未商諸居停。未免鹵莽。一日。居停頓謂余曰。『培林。汝在此讀書。吾店內二人已效尤矣。若再留汝於此。吾恐人人將欲隨汝所爲。尙復成何事體。汝其速出吾店。不准在此住宿。如周穆二人欲去者可同去。……』斯時距年假不及一月。欲租屋頃刻難覓。欲歸家。則書少讀。乃如失家之犬。無處可歸。愈想愈悲。爰至樓上放聲大哭。口呼『爹爹。爾胡早死』不止。衣襟爲之盡濕。須臾。胡仲卿君至而慰我。又欲陰置我身於支店。余以爲終非良策。乃謝絕之。且哭曰。『此余一己之罪也。』方余哭時。周穆二君四出尋屋。翌日。三人竟出該號。遷居於西門外永昇昌酒肆樓上。每月膳宿金三圓。吾人卽立自治規則。俾各遵守。且稱是處曰『同志苦學所』。三人同病相憐。互相勉勵。趣味正復不少。夫余之不入浦東中學。而入尙德學校也。實與吾一生大有關係。入尙德。則身在基督教範圍之內。入浦東。則在其範圍之外。後此之品行事業。幾皆於此際定局。非人意所能料也。余家在窮鄉。素無傳

道者之足跡。至余所習賈之崇邑。則盛行天主教。而絕無耶穌教堂。故余自幼未聞福音。居於黑暗而莫覺。游乎罪惡而罔知。亡羊浪子。舍我其誰哉。迨進尙德學校。則大放光明。何也。校長張蟾芬君與教員黃孝臣君等。俱係長者。會熱心教友。定章每晚授書二小時。後講道十五分鐘。殿以祈禱。惟同學五十餘人。均屬教外。注意聖道者。寥若晨星。甚至教員祈禱。同學閉目之際。有以辯繩戲塞人之鼻孔。使之作噁者。然余頗有所感。乃自購聖經。於星期日讀之。偶至詩篇。趣味橫生。且延同居者並肩而讀焉。次年（宣統元年）元旦。立志作日記。日日無間。至今不絕。已成十冊。裨益匪淺。閏二月十七日。有同鄉朱嗜明者。亦來同居。走讀於西門英文算學專修館。朱君之本村曰楊樹園。距余家可五里。本攻舊學而爲塾師。茲鑒於時易勢遷。乃改圖新學。以期有爲。但與余初不相識。係由其隣人朱某介紹而來者。是時我房主娶續絃。因以性情大變。從前對我苦學之輩。十分優待。今則大爲冷淡。膳餼漸劣。至選鼠嚙之豆供食。皆房主婦之力也。

吾等不得已。遷居於左近之萬興米號樓上。余之所以記此者。非欲暴人之過。乃欲誌我盤根錯節之一斑也。會吾弟在家病劇。生死未卜。招集僧道。念經拜懺。種種迷信。不勝枚舉。吾母恐余憂急。並不通信告我。其後每陪病弟來滬醫治。與余同居。時弟精神虧而心火旺。躁暴非常。吾母與余對面而哭。一籌莫展。身家顛沛。一至於此。

第六章 中學之生活

余在尙德讀書。英文大進。惜上課時促。難以深造。又以在滬膳宿維艱。爰思改校求學。適同居之朱嗜明君。以無錫聖安得烈學堂章程示余。且勸余投考。余然其說。以其爲聖公會所設。聯合於聖約翰大學。萬一僥倖。或可升入大學肄業也。然又自思我何人斯。而能入此著名之大學乎。直夢想而已。洎夫暑假。穆純正君朱嗜明君先後考入商務書館之商業學堂。周應岐君無意久學。由是團體瓦解。各行其是矣。初余立志在肄業期內。不觀劇。不赴宴。務惜時而勤勉。以速成吾學。俾

早解吾家之倒懸。使老母得享幸福。故於暑假。在家自定時刻表。溫習一年已學之課。每日功課限定八小時。星期日下午停課半天。如平日有因事欠課者。則於此時補足。七月初五日。余隻身赴本城聖安得烈學堂報名。以我年齡太長。拒之。此時之頹喪。蓋無異客夏在浦東中學被拒時也。乃附火車往蘇。欲就試於東吳大學。在火車中。忽憶蘇垣亦有聖公會所設之校。即名桃塢中學者。蓋往投之。既至桃塢。見校中闕焉無人。惟有一校役在。乃向之報名。僞謂余年十八。已而詢知考期。與開學僅隔一日。故即以七月望日。在家治裝。赴蘇應考。將行李直接運至桃塢。不意吳聿懷先生見而作色曰。『尙未考試。取否不可知。何便攜行李來耶。速將去。』吳君之爲是言。乃以我不明規矩。貿然送入行李。故不悅。又或以我爲懶惰之人。蓋身材如壯年。而學未卒業也。時有胡芷卿君在旁。代余緩頰。謂爲暫存行李於校中。以免跋涉耗費。而令余居住客寓。以待明日之考。余睹此光景。毛髮聳戴。循至城外永豐客棧而宿焉。是夜也。輾轉於牀席之上。尋思日間吳君之

辭色。良可駭怪。翌日應考。諒難錄取。不取則無面目回家。至他校投考。則時已太遲。今年已二十有三。詎能復荒年月。思之思之。亦無如之何。心神惕怵。徹夜未寐。嘗讀黑奴籲天錄。知黑奴之信教者。當苦難之中。猶以祈禱救主。而得慰藉。此時余雖已聞福音。尙未信仰基督。不知若何祈禱。其內心之痛苦。十百倍於黑奴矣。嗟乎。遭遇急難而不知呼天者。天下最可憐之人也。聞知耶穌而不信之者。世下最可痛之事也。次晨。戰戰兢兢。往校投考。適由監院史丹林君問考。頗順利。插入預科乙班。中文則在甲班。明日開課。覺英文書太淺。商懇監院。改插甲班。竟蒙垂允。不及旬日。吳聿懷君嘉我言行。後來愛我若子。卒爲我至親愛之師傅。況吳君者。乃不憚勞苦。勤事上帝之牧師也。時余每星期之中文論說。都爲一班之冠。師長稱之。兩閱月後。升入正科初級。迨年假。則得中西學預科執照各一張。獎憑一張。〔課列上等而無告假與記過者得之〕。求學之苦心。用是稍慰。夫余讀英文以來。僅一年有半。能畢四五年之課者。實賴朱文瑞君。張蟾芬君。黃孝臣君等諸

師熱心教授之力也。而中文之進步。如是其速者。則因我幼時略具根柢。又在店中乘閒苦讀三年之所致也。是校日有早禱。禱必唱詩。一日唱至某首第二節。乃大受感動。其詞曰。

主愛世人大無邊。時常赦免人罪愆。主使人罪得脫離。猶如東樞遠隔西。人若求主賜以力。雖受苦難心不移。

自此每禮拜日之聽道。亦多感觸。自維上帝既是普世之父。慈悲無量。凡人信之。罪惡立去。而得永福。則吾豈獨不可享此權利耶。何爲自居教會門外。而坐視他人之得救也。且吾之求學。本於爲善。即亡父之期望。亦不過如此。今基督教如是盡善。則吾又何憚而不信乎。爰毅然決計。以學真道。並不與人商榷。竟於八月初六日（進桃塢後二十天）獨至史丹林監院之寫字間。向伊說明己意。記名於教會。監院大喜。即勸余禱告曰。『祈禱者。每日不可少之事。譬如華盛頓亦勤於祈禱者。一日其部下忽以華不在營而相驚惶。及尋至二英里外。乃見其跪在青

草中虔禱上帝……』是晚余即實行禱神。每日無閒。至今不絕。然當日尙思我祖我父與諸親友。俱未信教。今我獨異。宜守秘密。故日記上不敢詳誌。記名一事。僅書 *Jesus Christ*（耶穌基督）二英字。以爲密號。計異日偶被親友翻閱。彼亦莫名其妙。自不至嘲笑而誹謗我矣。蓋不啻尼哥底母之夜見耶穌也。翌年（宣統二年）復活前夕。即由史會長（即監院）施洗於本校禮拜堂。而爲正式之基督徒。夫信教之緣由。雖已如上所述。然猶雜以卑鄙之見地。而不免乎世俗之觀念。但對於主耶穌之訓誨。則異常欽佩。以登山寶訓爲尤甚。故恆瀏覽新約。摘錄佳句。以備檢閱。是年之夏。被選爲本校青年會代表。赴江南夏令會。是會集於楊樹浦浸會大學。歷聽陳金鏞君高翰卿君楊維翰君丁立美君等諸講員之偉論。目觀各地使員之虔誠。不覺信心大增。決爲忠信之門徒。始守晨更。返而作『論救中國學生之危』一篇。登諸聖教會報。力勸學生信奉救主。此爲余有志佈道之嚆矢也。九月初一日。被舉爲青年會委辦。乃將夏令會之心得。盡力施行。會

務大爲改革。會員自二十餘增至七十餘人。占全體十分之八。此上帝佑我成事之徵也。會伍廷芳博士發起慎食衛生會。余乃邀集同志十餘人。分桌素食。將肉類費悉數捐入青年會。不數月而得二十七圓有奇。會中經濟。由是裕如。昔所難求之事。今可得心應手矣。嘗有二三同學犯校規。效尤者踵相接。余乃稟之師長。師長令彼食無儲之食以懲之。彼乃大恨。申申然詈不絕口。自是與余避道而行。一日彼方出行。途遇大雨。衣履盡濕。余時在校讀書。見彼狼狽狀。則殷勤爲之易衣濯足。彼乃大感。遂脩舊好。聖經有曰。『敵飢則食之。渴則飲之。猶以熱炭加其首。勿爲惡所勝。宜以善勝惡。』豈不然哉。且推愛及敵。非僅令敵感服。抑我亦有莫大之愉快也。但此時余家境則頗困難。余欲體恤老母。故事事從儉。衣服儘舊不新。雅觀與否。不之顧也。校中晚間自修。所需膏油。例宜學生自辦。其初仿效同學。購然洋燭。月費四角。自覺太昂。一日出外。四覓燈草燈臺豆油而購之。適逢大雨。有蓋無屐。半身沾濕。狼狽非常。但用豆油則月費百六十文。省錢不少。甚以爲

快。而其火光如豆。則又在所不計。同學見而異之。預科卒業後。卽在白鶴觀設立致遠英文夜館。每晚以兩小時教授生徒六七人。蓋效泰東西苦學生之自助也。第距本校有四里之遙。暮出晨歸。櫛風沐雨。革履破舊。蓄襪不多。往往赤足著履。一任雨水浸足。上夜課時。仍不敢脫。蓋恐學生於易履時。見我赤足而笑我也。該處臥室。晝閉夜開。潮蒸之氣。觸鼻難聞。因防日間失竊。亦不能更顧衛生。誠可憐矣。宣統二年之下學期。校中定章。學生於開課前。須一律繳齊學膳宿費。無所假借。職此之故。余早向兄長懇假三十圓。至開學僅得二十。向缺十番。一時難措。急質成婚時所製之新衣四件。以資彌補。然恐師友瞥見。而知我貧。乃裹以報紙。低首躡足。私出後門。使路人見之。必以爲我小竊。又不知典肆何在。沿途問信。羞赧不已。既尋獲典肆。而肆門已閉。叩之不應。悵惘而歸。明日復往。持金以補學費之不足。余之貧困。在表面上觀之。似堪悲感。實則我意志之鍛鍊。求學之懇懃。人情之練達。多半由此而來。故讀孟子至『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肌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讀福音至「耶穌曰。貧者福矣。以上帝國乃爾所有也。饑者福矣。以爾將飽也。哭者福矣。以爾將笑也。」與「卽爾所見所聞。往告約翰。如瞽者明。跛者行。癩者潔。聾者聰。死者甦。貧者聞福音。」卽心感欲泣。奉爲至寶焉。

第七章 大學之狀況

吾入桃塢半年。卽畢預科。而升入中學。兼授夜課。又閱半載。乃有考入聖約翰大學之希望。何則。本校定章。每年有一免費額。以給曾在本校兩載之最優生。預計一年以後。余可得此優待。於是停閉夜館。抽暇自習該大學備館初級之功課。以冀來年插入大學。致可縮短二年半之課程。循例在本校正科四年卒業。方可升入大學初級。今余在蘇二。不過讀畢正科一年半之課程也。余之所以計畫及此者。其原因有三。(一)余年齡已長。(二)希望速卒業於大學。可以早紓家困。而

孝養老母。(三)可以節金錢與光陰。宗旨既定。日夜淬厲。暑假時仍居校中讀書。復蒙吳牧事懷授我英文邁爾通史。繼蒙新監院梅乃魁君(時史監院已故)新教員羅榮宗君先後另授代數。又自習文法。兼程並進。奮心勤學。洎聞新入聖約翰初級之朱蓀元君(初在蘇與余同班)考列上等。吾志更堅。以爲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達其的。而吾的安有不能達者耶。宣統三年夏。果蒙梅監院賜我免費之額。惟聖約翰嚮給之於考備館者。而桃塢設立以來。亦從未有人投考正館。此次該大學卜舫濟監督。特許通融。但須逾一條件。卽考進時須得平均八十分。各課均能及格。以後每年總分須過七十。否則無效。故此舉之成敗。全視投考之何若。余暑假中與夏令會一星期。及在家小居數日。而後復至桃塢。以四旬之時期。讀畢生物學一本。生理學一本。納司斐文法第四册半。算學若干頁。文學兩本。又溫習一年中兼讀之希臘史。羅馬史。及代數等。因師友之休養避暑。並無他山之助。惟賴上帝之默牖。自己之腦力。與字典之註解而已。自此夙興夜寐。每隔五

六日讀完一書。且深鑄腦蒂。過目不忘。以四十日之光陰。讀聖約翰頭班中半年有餘之功課。可謂速矣。又以考期與開學。祇隔一天。不得不預製紗帳新被等。以應入大學之用。自思萬一投考失敗。則將奈何。離蘇之日。特至梅監院前致謝而辭別之。監院與余薦書而握余手曰。『爾今往矣。余甚惋惜失一良友。但本校爲汝母校。當時時戾止。弗違忘也。……』余又至吳牧聿懷處謝曰。『學生在此二年。得蒙先生之殊遇。其將何以報之。』吳牧勸我將來入道學科。專助教會。又謂此次試考。或係口試。誠非易事。苟或不取。當重回母校。不必羞赧他往云云。已而乘輪赴滬。於七月初九日。在聖約翰投考正館初級。次日揭曉。見中西文均爲及格。此時雖有生蓮之舌。談天之口。亦萬萬無能道吾欣幸愉快之狀者矣。親族見余考入聖約翰之報章。則又紛紛嘉獎。盛稱吾祖宗先父之厚德。較之三年前初離商店時之駭怪批評之聲調。相懸如有天壤。總之。世俗之眼光。多近而不遠。小而不大。其批判亦不過根據於表面。而不察其內容。人若以淺見之輿論。爲其行

事之標準。則一生爲輿論之奴隸。行見從俗浮沈。與時俯仰。無一事能成功矣。是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各省爭先光復。同學紛紛剪辮。余雖出身於守舊之家。然遇改革。則不落人後。蓋我已於上年十月三十日。即一千九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去吾辮矣。至民國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本學期大考已及過半。頓起風波。是日下午二時。卜監督召集文藝科初級生十八人（余亦在內）而謂之曰。『昨日史學教授貝登先生。接得用爾全班名義之謗書。內謂有一學生（即指余）祇讀英文二年半。（其實我已讀三年半矣）得歷史考分八十。而班中嚮所最優者。反不如彼。徇私孰甚等語。如此目無師長之舉動。吾不願出之於吾校。爾中或有幾人未必與聞。然爾應知何人所爲。茲着爾立查作書之人。明以告我。如其不能查出。惟有將全班停課出校。直至查明犯者。而後可以回校復學云云。』於是監督出寫字間。限我等半小時查明此案。同學皆大驚。互相究詰。輪流立誓。均言未書此函。逮夫三鐘。監督復來。余等告以不能查出。彼乃捉筆作出校憑照。余驚而

越日。一頃者爲時太促。殊難奏效。可否再予吾人以三小時之限期。詳細一查。監督允之。願同學紛紛擾擾。至時仍無端倪。監督乃書憑單。而出吾全班。書時其色變。其手顫。可知其心有無涯之感觸也。時全院同學正在開會。劃策挽救。余等至會衆前辭別。間有爲余等泣下者。余既出院。心痛如割。究莫知可否重來求學。自維命途多舛。胡至於此。且歎且行。觸目生悲。惟盲從同學。信步而行。行行重行。直至英界春申樓晚膳。餚饌殊佳。惜我食不下咽。而又竊怪同學。今遭如此之厄運。尙忍點此嘉餚。方我等議事時。侍僕誤以爲黨人。亟閉門爲之守密。及我告以不必爾爾。彼始坦然。有頃同學分散。有急遽歸家者。有奔投戚晚者。有往游劇場者。總之。遭難雖同。而感覺各殊。余則至南市胡悅盛號。而借宿焉。夜間祈禱。急切逾恆。力求天父赦我一切罪愆。再賜鴻恩。俾得重入大學。未幾。余出校之惡耗。已不翼而飛。傳諸親友。某某等尤大興謠詠。謂培林在校。賄賂教習。考試謬得第一。又欲妄想女生。弊端百出。今已斥退。名譽掃地。將來景況。當必劣於曩昔云云。余聞之大異。惟禱告上帝。藉去憂慮。（參觀上章所載投考桃塢中學前夕之苦况。可知祈禱益人之一斑。）並作書更正誤傳而已。

第八章 職業之抉擇

年假將畢。在家接得卜舛濟監督來函。內謂昨日全體教員商准。汝可重入大學。上次大考尙未完畢者。可以徐補云云。披覽之餘。喜出望外。不日離家赴校。方知已經監督等仔細查勘。作書謗師之事。有某某兩人。對此頗有可疑。因而不得回院。其餘一體復來肄業。余雖得重學。而膳費無着。（因得免費額者。須年繳膳費四十八圓。尙有購書零用等費。）向人假借。難於登天。幸有某感情面難却。假我若干元以應燃眉。間嘗思之。我雖求學。日有寸進。尙難得人臂助。萬一爲學不成。退歸舊業。或志向不堅。而入下流。則必死無葬身之地。自不得不如濟河焚舟。勇猛精進。力趨上游也矣。余喜自作格言。書之座右。以自警策。臨考時。恆用拿破侖之言曰。『軍事之勝負。在最後十五分鐘。』如欲早起而畏天寒。讀書而覺疲憊。

則思基督磔於十架。尙且忍受。何況區區之早起乎。即躍出被褥。離牀以守晨更。已而讀書。日以爲常。惟終身職業問題。初無一定目的。僅思卒業後。不欲復入商界而已。迨自入江南學生夏令會以後。卽有專門傳道之思想。惟有兩種觀念橫梗其間。一思受俸而專門傳道之效驗。或不及執他業而兼傳道之得力。一不肯犧牲將來之名利。以此遲遲莫決。然曾爲此事禱神一年有半。又歷受名牧勸勉。以及聖經上之訓誨。而傳道之志。於是乎決。且備入道學館肄業焉。夫決志傳道之原因。固不一而足。而最要者有四。(一)傳道能革人心。倡道德。爲救國之無上良策。(二)主耶穌愛及罪人。我屈身事之。自覺有特殊之滿意。異常之愉快。(三)傳道易於保守一己之品德。而恆立於神聖範圍之中。(四)世界上之榮華富貴。全屬虛空。嘗讀英人華爾德勞資 Walter Raleigh 傳。大受激刺。觀其一生。非不榮顯。及其垂沒。則自歎平生之虛榮。哀求上帝赦其罪愆。他若拿破侖之死於荒島。黃莽之焚於斗室。暴秦之三世而亡。滿清之摧枯拉朽。皆證世上之榮者。暫永

生之樂者久。而救人救己之職業。必推傳道爲最矣。既入道學科。讀教會史。鑒夫教會之愈挫愈興。傳道之前仆後繼。忠心皈主。爲道流血。則尤覺基督之能力。至大無倫。而教會之推廣。自不得不引爲己任。然而親友聞之。以爲讀書不求得利。而爲俸金有限之傳道。殊屬愚騷。豈知人生之寶貴。不在金錢之多寡。而在人格之高下。彼美邦最富之毛根。終得不飲食之怪病。餓死於意大利。卽與以全世界之金錢。亦何益哉。民國紀元十月一號午膳時。得家書。謂母染病甚劇。恐有意外之虞。閱畢淚落如綆。急吐哺至臥房禱告上帝。放聲大哭。以爲苟遇不測。吾罪何堪負。吾心何可忍。使吾不棄商就學者。家境何至困頓至此。吾母亦何得積勞成疾。且母一生辛苦。從未享受一日之樂。樹欲靜而風不寧。爲之奈何。是以哀慟之念。莫之能禦。惟呼天父拯救病母而已。既至家。見母頭腫如斗。熱度甚高。卽勸其遷居本城普仁醫院而治之。越四日。熱度最高。夜不成寐。惟囑身後之事。次晨熱度驟縮於常度之下。預期頃刻發熱。必甚於昨。蓋每次作熱。必先之以寒也。余乃

大驚。不食朝膳。以信心哀禱慈悲之上帝。歷四十五分鐘而後罷。移時熱果不作。病體大減。至次日即能散步室外。游覽草木。實非初科所及。爰手舞足蹈。歡樂欲狂。謂非上帝垂聽吾禱。矜憐吾母。不可得也。雖然藥力之功效。要非全無。教會設立醫院。救人疾病。其益亦不可諱也。後此余即赴校繼學。在大學時。舍學問外。所得經驗甚夥。今當述其梗概如次。我校同學。本多自組之社會。其中職員。責任非輕。余在中級時。最多公益之事。同時兼有十一種職務。其中重要者爲本級級長。禮拜堂董事。青年會副會正。查經班領袖。輔傳道會副會正。兼任講員。蘇揚聯奮會會正。同學會書記等。讀書之餘。即辦會務。殊少休息。致功課成績。略遜於前。幸皆及格。而能升級。然精神有限。所任各職。名實難副。過猶不及。旨哉斯言。未幾本校青年會敦請艾迪先生演講要道。事前數星期。余等同志數人。日作懇切之祈禱。以求聖靈之沛降。屆期果見大效。滿座激動。簽名入查經班者百二十八人。受洗者八人。俱係出乎至誠。並無倚賴教會之心。而有克己救人之志。爲空前之盛

舉。後有丁立美先生。蒞會演說。勸教內學生立志畢生傳道。事前亦虔禱以爲預備。至時傳道團成立。入團者十餘人。明年。我校添新道學班。進班者凡六人。究其根原。祈禱與有力焉。某日。余與鍾君可託。董君選青。吳君日永。發起基督徒勉勵會。亦以祈禱爲前驅。及期。教內同學全體到會。吳君主席。余講信徒之缺點。鍾君講補救之方法。董君講信徒之榮耀。又間以祈禱唱詩。同學頗有所感。故校中祈禱之生活。因以復興。教友之精神。爲之一振焉。余與鍾君同室居住時。每晚必對面曲踞。彼此祈禱。久之。二人親密更甚。各增信德。同心祈禱之樂趣與利益。實難言喻矣。至於個人傳道。余亦盡心力而爲之。所向談道者。爲同學校傭。他校學生。及親友等人。每邀一人至密室靜地。對談真理。各吐心腹。平日爲之祈禱。當時雖無大效。日後漸見結果。覺與上帝同工。終匪虛幻。蓋往往有會談之時。似無感動。逾一二年而信主受洗者。一夕。余乘東洋車由三馬路回校。途經僻處。余與車夫談耶穌之救恩。彼乃連聲謝我。多至五六十次。許以終身不忘耶穌基督。及抵校

而給與車資。則固辭不受而出。余急追止。加半與之。並送之門外。而別。夫以愚昧之車夫。其受教之誠。感恩之深。乃爲士大夫所不可及。傳道者豈可以貌取人哉。余嘗撰著「論個人傳道」一篇。登諸聖公會報。先後俱用祈禱。願聖靈之助我描寫得當。及助讀者實行此工。旋見上年聖公會月份牌轉載此篇。流傳益廣。足見祈禱之效。出人意外。而余亦由是更爲助勉。愈欲研究著作一門。以闡揚大道矣。茲將此論錄下。

論個人傳道

個人傳道者。一人與一人談道之謂也。作此工者。不必有辯論之口才。神學之智識。惟須有堅固之信心。虔誠之祈禱。懇切和善之待人。察知人之心理。而以相當之言對付之。卽有非常之效驗。惜我教會中兄弟姊妹。於親友談話之間。提及救主之慈愛者甚少。與無味之鹽。斗下之燈。正復相同。豈不痛哉。夫爲信徒者。必當遵行基督之命令。仿效基督之模範。否則與所謂僞善者何異。細觀

福音之中。吾主命人傳道之訓。及其談道之事。何可勝數。倘我無聲無臭。不爲忠心之僕。爭戰之兵。在人前羞稱耶穌。則安望得主之悅納。天國何從而臨格。靈魂又何從而拯救。放棄責任。辜負主恩。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至於當衆宣講之佈道。雖有名言偉論。於實際上難收其效。不過略作基礎而已。何則。聽者程度不齊。講員之意旨。祇能投合一部分之心思。不能使人人有所感觸。卽有感觸。若無人焉。與之私談結交。則一時之熱誠。不久卽將消滅。而懷疑之輩。亦苦無人爲之解釋。惟個人傳道者。爲能循循善導。見機發言。直指人心。使登道岸。又可詢知姓名住址。以備繼續之工夫。而彼見我之殷勤勸化。久而不倦。如非鐵石心腸。必將受感而投歸基督。然或慮個人傳道。恐傷友誼。或被人厭棄。而致受辱。不知古今信徒。作此工者。俱言不特從未遇見反對動怒之人。抑且感情加深。成爲莫逆。况個人傳道之工。不但最易收效。而有益於教會。且與一己亦有重大之關係。爲主效勞。發生無限之愉快。一也。談道得力。愈覺救主之助

我而我愛主之心。由是更深。二也。因欲作工救人。自願教品立行。藉以感人。查經明道。備爲資料。則於聖道上立德。上必大進步。三也。既欲談道。則能善用光陰。而少閒游。少閒游。則少試探。而成聖較易。四也。數者之外。尤能感動冷心教友。蓋一處教會之振興。往往賴有一二人之奮勇。鼓動全局也。雖然。作此工者。切勿尙意氣。而有辯駁。切勿自恃己能。當求聖靈之輔助。切勿膽小。當仗主而勇敢。若有效力。切勿驕傲。當謝上帝而歸榮之。更不可缺乏恆心。雖其人已受洗。亦宜時助之。而代之所禱。然後可得完滿之收成。抑更有進者。凡我信徒。切勿以傳道之工。諉諸教士之身。須知教士者。不過爲信徒之領袖。而吾主之命。人傳道。並非專指使徒。傳道者。實信徒人人之責。（觀約翰四章三十九節。使徒行傳八章四節）而無可推辭者也。且個人傳道。固無論何人何時何地。皆能爲之。卽病臥之信徒。亦能向問疾侍疾之人。以片言道及耶穌。而使之終身不忘者也。然則一人之力有限。而衆人之力無限也。記者渴望各處輔傳道會。

及青年會等。速卽提倡斯舉。組織個人傳道班。實行救人。以補當衆宣講之不及。而爲確有把握之事功。則必有絕大之影響。我親愛之兄弟姊妹。不觀乎四面之人乎。無安慰。無真樂。紛紛擾擾。心無所主。靈無所歸。沈淪於罪孽之中。優游乎惡魔之地。吾人不救。其誰能救。苟欲偷安無爲。不肯勞苦救人。則吾人將來面遇一般罪人於主之審判臺前。罪人必指吾人而向救主曰。『吾與彼素相會晤。然從未聞其勸我悔改。信靠救主。致我不明真道。仍自犯罪。今我至此地步。實彼之旁觀態度害我者也。』料其結局。必將其罪惡歸於吾人之身。而吾人尙有何面目朝覲吾主。尙有何言以答吾主乎。我親愛之兄弟姊妹乎。當早醒悟。免致後悔無及也。

第九章 過惡之披露

本章之中。吾欲直認從前種種罪惡。俾讀者知我本來面目。惟與他人名譽攸關者。則不敢直斥。亦隱惡之意也。今吾披肝膽以示世人。世人諒亦以心腹視我而

惋惜吾罪。萬一有因此而嘲笑我而謗譏我者。則我實不違計及。憶於四五歲時。嘗與二三童友游行街衢。見一童竊食麥角而羨之。有一較長者。窺余隱。乃爲余攫竊。以壓余口腹。既得則與余分而食之。余當時惶恐萬狀。事後心又不安。至夜直告之母。遂受重刑。稍長。與父同居於上海胡悅盛號。由父教授孟子詩經幼學。須知除背誦上課外。先父倥傯店務。令余獨在樓上讀書。余乃終日玩戲。無惡不作。或取蘇木屑紛散於釘麻與油白菓中。或由樓窗潑墨水使飛瀉街中。污人衣巾。或戲焚亂紙。致灼几案。甚至燒他人蚊帳作大洞。復撲滅之。以爲娛樂。卒由某父執報告先父。先父大怒。於晚間緊閉房扉。以捆麻之竹片。笞余七十下。滿臂腫青。痛不可言。行坐俱困。自是不敢蹈其覆轍。後在崇明恆盛祥號爲商之際。有某皖人爲我後來之學徒。夜睡頗酣。余俟其睡熟而匿其便壺。又繫其手足於牀上。彼於夜中欲溺。狼狽不堪。翌晨偵知宵來惡作劇者爲余。因與余理論。余小之。遽與閔。彼亦還擊。余力不敵。仰而仆。衆大笑。師亦呵責。噫。損人乃所以害己也。且在

少年時。血氣方盛。喜尙意氣。輒與某前輩爭論駁詰。一日余購西瓜一枚。分贈各友。獨遺某君。又於啖時言笑於其側。以愧之。後數日某君購瓜。怡然贈我一份。余乃大慚。深悔前日之非。迨立志求學。因母不許。則出詭計以欺之。詭計惟何時。雖已明拜偶爲迷信。然故意請母同我抽籤於觀音之前。以決求學之去取。以爲母本迷信。若偶得上上大吉之籤。則母必許我讀書而贊助我矣。於是購線香一股。紅燭一對。元寶兩掛。與母步行至本鎮觀音堂。堂宇毀壞。塵垢滿地。看管者爲一老嫗。彼見吾儕入門。卽起而招呼。代然香燭。口喃喃念阿彌陀佛。吾母隨之念佛。吾見觀音泥像。面現紅白色。右手執扇。左手倚於椅架。頭戴垂珠之冕。身衣紅袍。足著赤履。如紅菱。像則美矣。惜無生氣。余則佯作虔誠。倒身下拜。雙手捧搖籤筒。其聲習習。良久。籤不得出。余面頰搖稍重。則四五籤橫飛於外。余愕然。發汗沾背。放入復搖。出一籤曰。『來意不誠。罰燈油三斤。』余大奇。自思觀音真活。而知我內心者耶。吾母則以爲不祥。心戚戚然。老嫗則譬解爲無妨。惟須謹記罰油。切勿

忘懷。後日送去。燻點可也。嗣探知該籤筒內大半爲罰油籤。以看管者進款奇少。故作此以獲油耳。夫既知拜佛爲迷信而拜之。復以母爲無知而欺之。其罪何可道哉。後在某處見人賭博。初則旁觀。繼則心動。遂與共博。夜以繼日。不覺其倦。日記上並不誌之。既爲貪心犯法之舉。又自欺以欺人。小人哉。曩者鴉片盛行。社會交際。非此不行。余素知其爲禍之烈。不願吸烟以貽後患。嗣有人再四勸余。一破其戒。余竟屈已聽之。身橫榻上。吞雲吐霧。以爲時髦。豈意少頃烟醉大作。腹脹氣悶。欲吐不能。欲泣不可。可憐哉。尤可慘者。某年有一人誘我犯一極重之罪。使我追悔無及。一生心痛不已。雖於信教以後。屢求上帝洗滌吾腦。不使回想及此。而終不如願。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罪之結果。固如是也。吾之犯大罪也。雖在未聞福音之前。然天賦之良知。固未汨沒。自覺不應爲此。但心無上帝之人。一遇試誘。有如肉袒受火箭。孤客逢盜跖。未有不蒙其害者。近時此人復來誘我。我乃摘錄經語。（如希伯來六章六節十三章五節等）陳之目前。不恃己力。惟賴神佑。中心

懇求耶穌之救助不已。果獲勝利。不禁欣服上帝。而奏凱旋焉。余由是恨夫信仰基督之太遲。而喜我今已立於十字架下。尙爲不幸中之幸也。所惜某佈道人未早救我。何則。未犯此罪之前。嘗遇一人於輪舟。隨携聖經數百本。畫圖十餘束。余就問之。彼僅談及常語。而未示我基督之救法。亦不勸余購一福音。俾自研考。致後陷入惡魔之阱。而無絲毫抵抗之力。嗚呼。傷哉。溯余生平。人多謂我少年老成。殊不知我之老成。亦虛有其表耳。其實可謂爲天下之罪魁。然而救主耶穌猶發憐憫。拯我於罪海。其愛何堪限量。是以每逢唱詩。或領聖餐。輒含淚以謝上帝。而憾舊罪之重且大也。夫如上之罪。勢難補償。惟上帝至仁。吾可信賴耶穌而獲赦免。祈邀天助。痛改前非。不蹈覆轍。尤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有如撒該之遇耶穌。立願以四倍償其所欺之人。吾在此有二事焉。昔償父債時。曾給楊嫗米肉若干。以爲子金。許翌年復還其母金二百番。屆期楊已死。乃還於其媳百八十圓。以昔之肉米抵足母金。如此不誠。心何能安。卒於今夏（民國五年）親償其媳二十圓。

而後已。又在恆盛祥號爲夥時，有一次赴滬辦貨，遺失已傘，乃浮報裝貨水脚一圓以抵吾失。近亦寄去郵匯兩圓，且致書聲明其事。嗚呼！日談人短，時誇己長，良心之曖昧久矣。若無上帝之潛化，名牧之培植，幾何能覺貴而痛改哉。謂爲上帝之神力，實使我出死而入生，誰曰不宜。

第十章 畢業之情形及將來事業之發軔

光陰迅速，如駒過隙。大學課程四年已滿，同班學友紛紛定製新衣以備卒業。余本亦欲爲是，特以宗國衰弱，外患迭乘，滬上志士發起救國儲金，余亦贊同。苦無白銀，轉輾思維，決將新衣費二十圓充作儲金，以爲全校倡。嗣同學解囊集三千餘金，交中國交通兩銀行，不圖多半同胞利己，愈於利國。各省勸儲收效無幾，卒至徒費手續，儲款發還，殊堪浩歎。余之新衣固不製矣，而舊草帽則頗不雅觀，必須購一新者。憶購帽時，加新帽於頭上，攜舊帽於手中，店夥笑曰：「爾尙留此舊帽耶，速投諸垃圾堆。」余以此尙屬有用，答之行至靜安寺，雇人力車返校。車夫

貧能不冠，余卽贈以舊帽，且指帽中所夾之讚美詩曰：「此爲耶穌教之詩句，吾甚喜之。今併此贈汝，願汝發生信賴心，有機至禮拜堂聽道。」車夫大喜，連聲鳴謝而去。（民國四年）七月一日，校中畢業之期已屆，在理宜歡忻不置，而余則略抱悲觀。憶及先父生時，最喜其子勤學，茲當卒業，不及見矣，可悲一也。余母初欲來校觀禮，至此得家書，謂蠶事正忙，不克赴滬矣。夫同學多與家族親長同樂聯歡，余則舉目無親，可悲二也。同班卒業者十八人，文藝格致道學三科，與中文皆有之。余之文藝道學中文三者同時卒業，得文科學士學位。行禮之際，執文憑三捲，衣立服，戴方冠。（向友假者）肩荷禮巾，色分黑綠，儼然有學士外表。惜乎足穿破底之革履，以天雨泥濘，兩足悉污。立服中之襯衣，爲染有油漬之竹布藍衫。如此服裝之內容，諒爲聖約翰大學數十年來之畢業生中，絕無僅有者。余之囊澀衣乏，余母知之，在家會製一黃絲衫，備畢業之用。詎料此衫太長，不及改作，而所假之立服過短，內長外短，兩不相稱。惟竹布衫尙能配合，故取而衣之也。禮畢，攜

文憑亟至臥室而禱謝曰：『全智全能至仁至慈之天父歟。今無用之僕。專誠感謝天父鴻慈。不棄孤露之兒。加恩銜哀之人。使之脫離商業。而入學界。自海隅黑暗之地。引至基督光明之所。恕宥僕之重愆。賞資逾恆。又召僕爲傳道之工。宣揚主之救恩。復蒙主導引。獲受大學教育。自求學以來。處境崎嶇。變端百出。若非吾主默佑。焉有今日之地步。上帝導以色列人出伊及爲奴之地。而至迦南樂土。正是天父救僕之寫照也。願主受僕之讚美感謝。復賜僕靈力。致不爲辜恩溺職之人。以後更能克己事人。甘爲基督之精兵。忠心至終。以彰上帝之榮耀。皆賴吾主耶穌之功。此則寸衷所願望者也。』茲自七年以來求學費用。與所得自助金彙計之如左。

(一) 學膳操衣運動費洋二百七十二圓 (第一至第三年出學膳全費第四年在約翰每月僅出膳費四圓以後全免)

(二) 捐項善舉會費洋一百十六圓七角三分

(三) 書籍醫藥川資衣冠零用等費洋四百九十五圓六角半

綜計用洋八百八十四圓三角八分。內所得自助金洋一百九十四圓 (在蘇設夜館、在滬教校備、與暑假時授英文等學金)

除自助金外共用洋六百九十圓零三角八分。(由母、兄、弟、與借款抵押而來) 卒業以後。蒙郭斐蔚主教遣派至無錫。執教鞭於江蘇聖道書院。九月十五日與班友鍾君可託朱君巽元石君晉榮郭君書青陸君浩深。同受會吏之職於上海聖約翰禮堂。復回錫任事。每日六時起身盥漱祈禱。(爲教會、本校、家族、醫院、母校及他校、青年會、祖國與列邦、自己、主日學等、每星期輪流一週、禱時附加數人指名代求) 讀經。(每次查經一章) 此後則讀如下之經文、修德表、與格言。

一經文

甲、爾當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上帝。此爲第一重要之誠命。其次愛人如己。二者係律法與先知書之大綱。(馬太廿二章卅六至卅九節)

乙、若與之死。必與之生。若同受苦。必同為王。(提摩太後二章十一節)
 丙、保羅比眾使徒尤勞苦。然非由彼自己。乃上帝之恩助於彼。(哥林多前十五章十一節)

聖	保	羅
極消	極積	
(一)不謬誤(二)不污濁(三)不詭譎(四)不諂諛(五)不悅人(六)無貪心(七)不求榮	(一)仰賴上帝(二)悅上帝(三)溫柔如母撫子(四)犧牲(五)勞苦(六)聖潔(七)公義(八)無疵(九)勸勉慰藉叮嚀如父教子	
督基學我如我學當爾		

(節二十至一章二前撤帖)

二富蘭克林修德表

- (一) 節制 勿飽食。以致心思遲鈍。勿暴飲以亂心。
- (二) 沈默 非有益於己與人者勿語。無用之雜談勿言。
- (三) 秩序 各種事務。必令整然有序。勿誤業務之時間。

- (四) 決斷 決定為自己之任務與否。既決後。必實行之。
- (五) 節儉 非有益於己與人者。毫釐勿費。
- (六) 勤勉 勿失時間。常從事於有用之事業。除去各種無益之舉動。
- (七) 誠實 勿為虛偽之言行。宜存正當之思想。發正當之語言。
- (八) 正直 勿為惡事。勿怠於為善。勿有損他人。
- (九) 溫和 切戒極端之舉動。勿恐他人。如被人損害。當思由己惡所招。
- (十) 清潔 身體衣服居住。戒除不潔。
- (十一) 平靜 瑣碎或猝發之事。勿動其心。
- (十二) 貞操
- (十三) 謙遜 步武基督與梭格拉底。

三格言

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孔子)

乙、熱誠效學。卓立者之根本德性。（賈賴爾）

丙、既決勝著。勿諉曰不能。（拿破侖）

丁、勝利在於最大之堅忍。（前人）

讀畢。預備教授。七時半與學生默禱於禮堂。七時三刻疾行草地二三匝。行徒手體操。八時早膳。八時一刻授浦鳳岐等英文。（鳳岐爲余同族弟。曾學商三年。嗣決志步余後塵。欲改商爲學。泣求其親。不之許。余乃憫而依助之。近已受洗。且將入蘇州桃塢中學肄業。又有朱嗜明君之二子。年尙幼稚。朱君將易簪時。遺囑託孤。此爲我未來之負擔。）九時領早禱。九時半以下。預備上課。教授道學。十二時午禱十分鐘。午膳。十二時半以下。又預備與上課。四時領晚禱。四時半游散。五時三刻自修。六時半晚膳。已而閱報。七時又授鳳岐等英文。八時半自修。或預備次日上課。十時一刻作日記及檢查一日之行爲與祈禱。乃睡。（每夜睡眠七小時）每主日講道一首。及管理主日學。晚間爲鳳岐等講解聖道。每星期六晚向家庭

談道。每星期有一二次在醫院自作個人傳道工夫。此平日個人辦事之秩序也。溯余自求學信教以來。聞風興起。轉相仿效者。頗不乏人。而余母、妹、姪、亦已先後信主受洗。惟兄嫂弟婦三人。雖經勸導。遲遲未決。若吾妻乃由吾母輕信媒妁之讐言。盲從偶像之籤書。於其八歲時。貿然聘定。（此非吾母之過失。係風俗之誤人。）後即成婚。容止尋常。幼時未受教育。習慣亦未完善。以俗眼觀之。如此匹偶。實爲一生憂傷之淵源。與之言學問。則茫無所覺。與之謀庶務。則毫無所知。憂樂不與共。痛癢不相關。如之何其可長日以度生也。然此僅在表面論之耳。若詳加推測。則有莫大之作用。寓乎其間。何則。惟其有是妻。乃可使我專心致志。求學不怠。乃可使我盡心事主。無愛家勝於愛主之虞。乃可使我略明救主容忍世人之價值。乃可使我實驗勸化下愚之法則。乃可使我有人所難能之忍耐。乃可使我免驕奢淫泆之流弊。其關係於我一生之品性與事業者。不其大歟。是以梭格拉底之善待悍妻。衛斯理之誤娶狡婦。非無益也。雖然。吾能有是觀念。反憂爲樂。

者。乃數年來砥礪揣摩查經祈禱而得之成績。蓋非一朝一夕所能致也。上所述之種種。雖至繁曠曲折。然可一言以蔽之曰。預備未來之事業而已。事業維何。傳道於陝西是也。夫聖公會之歷史繁矣。邦國不同。名稱不一。迨一九一二年。始併英吉利、美利堅、加拿大三國之聖公會。而成一中華聖公會。蓋爲聖公會完全自立之先聲也。又於一九一五年全國議會。決擇陝西爲華教友自傳自治自養之轄境。招人報名。待派前往開創教務。余卽決志應召。以效馳驅。因致函黃君瑞祥。自述獻身遠行之素志。更得老母之認許。雖至海角天涯。亦無顧慮。旋得黃君復書。獎以空谷足音。能爲傳道部生色。余得此書。喜可知也。

未幾。傳道部委辦。先後集會於北京上海。決派葛牧丕六。與余前往陝西。創辦教務。於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由鄂主教升余爲會長。并行遣派傳道之禮。次日首途赴秦。與妻偕行。未行之先。余爲家中尙未受洗者急切祈禱。加意勸之。信主。余妻卽於六月中受洗於無錫。七月杪受堅振禮於上海。而余兄與弟婦。則在我起程離錫之前一日（八月十二日）奉教於錫城之聖十字堂。從此將全家信賴基督。更當欣感上帝。頌贊救主於靡旣矣。今赴秦傳道。任重致遠。願全能天父。時加護佑。使吾勇往直前。不避艱險。盡力救人。歸榮上主。且克已虔誠。效法基督。以副傳道之責。教會事業。日益擴張。至於地之四極。斯則余所昕夕企禱者也。

窮人萬幸說序

浦君化人著窮人萬幸說。索序於余。余觀其說。徵引繁博。辭修而理。舉天下貧士。糞人。將皆爭奉爲南針。珍爲苑祕。此豈必待序于人而後行之始遠耶。雖然。世不盡知浦君。浦君蚤歲固亦渥蒙帝眷。獲儕萬幸窮人之列。磨鍊淬礪。自玉於成。其受賜於貧窮者至厚。又不敢遂以自私。因益敷暢厥祕。公諸天下。以彰帝賜。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於安貧樂道之士亦云。余知浦君久。因道其躬行。以告讀者。益以實其說焉。

民國九年三月王正廷

爲窮人萬幸說序

隋悅山

異哉。居今日物質進化。權利競爭之時代。居奇弄巧。誇紛鬪靡之舞臺。而有所謂窮人萬幸之說耶。驟見其題。幾疑其文爲強辨及讀其文。始識其題爲鐵案矣。浦君化人。所謂窮人者。殆有精神界與肉體之間乎。觀其通篇主義。無一不在乎精

神。何以云然。夫人肉體之窮在乏衣食住。精神之窮在乏言功德。捉襟見肘。簞食瓢飲之士。其樂何在。在其精神之富而不知肉體之窮爲窮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似其富當不在舜禹下矣。第顏子陋巷中一寒士耳。竟以富有四海之人自况。非其精神富有之明驗歟。故人愈窮而精神愈富。聖賢豪傑。由窮而致。窮固上帝之厚賜也。然則安得不萬幸哉。使天下窮人讀斯文。有不眉飛色舞者乎。雖然。此中情味。非個中人不得真。亦非鉅筆不能道。若斯篇誠可謂傑人傑作者。設仲尼在陳之日。得此以曉子路。論語中又將別開生面矣。僕固不識浦君。但感其立言之美。故不揣鄙陋而樂爲之序。并以告世之愛讀君文者。信爲藥石也可。

窮人萬幸說

富貴人所好。貧賤人所惡。昔人嘗作文以送窮。窮固人之不幸。人亦避之惟恐不遠。窮人胡爲乎萬幸。然古今聖賢豪傑。窮人居其過半。世界無窮人。則文化無自而進。人類無窮人。則幸福不得而有。窮人之能力。足以左右世界人類。是世界人類。幸有窮人也。窮人烏得謂不幸。然而窮人之能力。果何自來耶。曰。自其有三育之培植也。

窮人之三育

所謂窮人之三育者。與常人所謂三育。初無二致。第常人之三育。類從孜孜以達其境。窮人之三育。則不勞而獲。似與其窮俱至者。試反其序而分論之。

(一)體育 體育之要件。在多吸空氣。飽受日光。節食。早眠。運動諸大端。彼窮人家徒四壁。既乏器物箱櫃。以佔空氣之地位。復戶壞牖破。空氣通流。晝夜不舍。出則無繖與扇。以蔽陽光。適足藉以殺其微菌。動其血脈。貧者瓢飲簞食。終年難獲

珍饈。自然廢止朝食。而踐素食主義。富翁未嘗不知節食衛生。奈囊中金錢纍纍。鄙廚間無美不備。難制饕餮之欲。故富而素食者。伍博士廷芳而外。不多覩也。家大埠者。電光徧懸。晚間居之。如入不夜之城。宜其逍遙自在。樂而忘倦。惜其精神腦力。已無充分之休養矣。若窮人則燈光如豆。須臾膏涸火熄。更魚未躍。已夢游南柯。大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趣味。其旅行也。以足代車馬。其操作也。以手代僮僕。手足勤勞。運動卽在其中。以視劇烈運動。矯枉過正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間嘗言之。富者之身。若置暖房之花葩。鮮豔奪目。匪不稱雄於一時。一旦失其蔭庇。則危乎殆矣。貧者之軀。如野外之松柏。雪雨風霜。類皆不足以摧殘之。美總統林肯。解放黑奴之偉人也。其體育之發達。蓋原乎其幼無完屋。夜不繼晷。而操伐木之勞耳。

(二) 智育 智育與求學。關係密切。現世之求學。注重專門與自動。自動則能自得。而左右逢源。專門則審其才而選一科。得以升堂入室。寒峻不易得師。疑則問

諸字典。商諸腦府。此其自動也。其收專門之效者。以其無錢購書。購則必選一二善本。含咀英華。非如富家子弟。惑於書賈之廣告。無書不備。而無一卷之卒讀也。朱晦庵論讀書法有曰。「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此法盡人宜取。惟窮人之境遇。有不期取而取之者。矧貧人少憑藉。學必苦思。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乎。福澤諭吉阮囊羞澀。而愛讀英文。至手鈔華英字典。以應其用。此其所以成日本維新之先河也。

(三) 德育 德育之障礙。在欲。驕。逸三者。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生惡心。驕則滿。滿招損。師友之忠告。無自輸入其心胸。欲者天理之蔽。伎求之原也。貧人限於經濟。所欲祇在衣食與居。常能知足。盧梭謂人曰。「使予於一年間。爲富家巨室之主人。毋甯於一日間。安居竹籬茅舍。」陶淵明家貧。而得失忘懷。不慕榮利。富者則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將極其揮霍。流連忘反。卽自好者流。亦或美其輪奐。狐貉其衣。而厚其口體之養。尙何暇修其德明其道耶。窶人財匱產薄。勢必自

食其力。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如是。勞則思。思則生善心。善心生。則道德之基礎立矣。窮人恆歷踏。其患在怨。而不在驕。怨之結果。或爲發憤。反爲進德之助。不驕則不恥。下問。空空然能受盡言。而其道德不難一日千里也。

窮人之三不朽

夫三育者。完善之教育也。人有完善之教育。斯有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斯有不世之業。而窮人之三不朽。於以出現。

(一) 立言。洛陽之蘇秦。非掉三寸舌而說六國合從者乎。顧彼所以能是者。實以其嘗拓落於秦。遭家人之白眼。以自勵也。彼希臘之德謨士。非寰球稱頌之雄辯家乎。然彼非生而雄辯者。乃以其七齡喪父。家產沒於親戚。思欲自訴於法庭。以圖恢復。而力治修辭學也。司馬子長。中國傑出之大史家也。觀其被罪於漢。不能自贖。交游莫救。卽徵其爲窮人之一。惟其窮也。乃刻苦著書。以舒其憤。而吾人得讀其淋漓悲慨之史記也。英國文學家之明星。蜚聲於世界者。凡二人。一曰施

各德。一曰迪根司。迪幼時。父以債累。捉將官裏去。己爲飢寒所驅。投靴墨廠爲學徒。因熟悉社會苦况。而描寫之於小說。至今好讀其著作。殆一萬萬人。施氏與書賈白郎丁及康斯推共營業。折貲至十二萬磅。其個人私債。亦三萬磅。由是著書益勤。卒清償其負。而以歷史小說聞於世。卽劇本大家莎士比亞。亦嘗入斯屈福之免費學校。而習爲屠人焉。故詩文窮而後工。幾爲定例。中外所傳之文字。大都出於窮人之手。文壇幾爲窮人所專據矣。

(二) 立功。昔有一童子。居賤食貧。晝讀書。夜梳羊毛。得錢半助家用。半爲學費。嗣爲債家所窘。抱子逃至西班牙。日暮途窮。乞助於教會之門。命運之厄。莫此爲甚。而烏知其爲發現新大陸之哥倫布乎。東亞大冒險家與哥倫布相伯仲者。當推以三十六人服五十餘國之班定遠。然定遠嘗爲官傭書。以自活。侘僚無聊。憤而投筆從戎者。又我人多知韓信滅暴項。救蒼生。致侯王。聲天下。爲漢三傑之一。而鮮知其少時貧窶乏食。而飯於漂母數十日也。不惟古人爲然也。近今歐戰中

堅人物美國潘興將軍。亦爲鐵路工匠之子。其家繩樞囊牖。僅蔽風日。不啻代表美利堅之饑人也者。英國首相勞特喬治亦貧家之產物。生長於北威爾士省濱海之小村。所交不外乎鄉村平民。因以養成平民思想。而爲熱誠之改革大家。捷克新共和國大總統馬沙利克博士。曾以窮薄。不能繼續求學。轉入鐵店充學徒焉。「朱門生餓殍。白屋出公卿。」古人豈欺我哉。

(三)立德 昔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奚以立德爲太上也。良以立功立言者。其才分或卓絕。其勤奮或異常。而其人格未必至高。惟立德者。濯淖污泥之世界。蟬脫穢濁之社會。皜然泥而不滓。足與日月爭光。其關係於天下國家者。至重且大。英儒斯邁爾曰。「一國之強弱。視人民之德行。」子輿氏曰。「輔世長民莫如德。」此之謂也。中國立德之巨擘。必以仲尼。仲尼三歲而孤。「自謂吾少也賤。」又嘗菜色於陳蔡。仲尼固當時之窮人也。孟母恃織養子。其貧可知。孟軻轍環天下。大倡民貴君輕非戰爭重仁義之說。其亦以熟視平民之

顛連無告而特爲之請命也。後孟軻五百餘年。而有一人焉。生於伯利恆城槽櫃之間。幼爲木工。壯而傳道。呼號奔走。無所安枕。今世列邦。乃以其年紀元。萬國史乘。乃以其年編年。凡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無不有其徒之足跡。上自總統帝王。下及販夫走卒。莫不願膜拜其前而禮之。甚至天下之名畫師。莫不爭肖其像。天下之善謳歌者。莫不頌歌其德。其德可謂至矣。然而人非他。釘於十字架之耶穌基督也。

窮人之兩條件

雖然。窮人非盡能立德立功立言者也。彼低首下心。終身鬱伊。一事無成。或狗盜鷄鳴。作姦犯科。擾害閭閻者。未始非窮人爲之也。顧同一窮人。何相去如是之甚耶。毋亦以其無自信與信天之兩條件耳。自信者。有自知之明。立志遠大。不以貧而自畫。常奮鬪於艱辛之中。而保其進取之精神。信天者。必思吾之貧困。乃天之所以玉吾於成。所遭挫折。均以之爲成功之階梯。人雖棄我如糞土。天必以我爲

甯馨兒。其將付我以重任。是以糞殮不繼。而絃歌之聲不絕於耳。衣袍敝縕。而愉快之色常盎於面也。孟子不云乎。「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孔子不云乎。「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孟自信之堅。有如此者。若夫孔子之信天。但觀其「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一語可知矣。孟子之信天。但觀其「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二語可知矣。窮人之三不朽。豈倖而致哉。亦以其能踐自信與信天之兩條件也。

窮人之惟一之救主

窮人之最難堪者。莫如人情之涼薄。富貴親戚畏懼。貧賤父母不子。父母親戚且然而况於人乎。然晚近大文豪托爾斯泰疏財恤貧。獨異於衆。托氏家居。丐者輒叩其門求食。托氏與之錢。人各十枚。一一慰以溫語。至今傳爲美談。倡互助論之苦魯伯金。鑒窮人之沈淪也。甘棄其學術之樂。投身社會黨。慘澹經營。思有以平社會之階級。人多歎爲至仁。距今千九百年。亞洲產一完人。嘗於曠野兩度大散

麵包。飢民得飽者。婦稚而外約九千人。人或招之宴。則曰。「君備餐。勿請親友富隣。恐其有酬報也。惟設饌請不能報德之貧乏殘疾跛者瞽者。則君福矣。」見貴富者。則勸其犧牲產業。悉以濟貧。又醫乞兒之目。活寡婦之子。強者抑之。懦者立之。哀者安之。不善者教之。獲罪者赦之。病者爲之救濟。少者爲之祝嘏。越險阻。犯霜雪。航海梯山。飢渴疲茶而不顧。烈風怒濤而不變。終其身與平民爲伍。縱有辱罵唾面石擊以尼之。而其救人之熱中不冷也。人欲易其操而擁之爲帝王不爲也。又復謂其徒曰。「人饑爾食之。人渴爾飲之。人寒爾衣之。人病爾顧之。人在獄爾視之者。其卽食我。飲我。衣我。顧我病。而視我於獄也。」彼又恐以慈善養成窮人依賴性也。乃爲之辭曰。「勿爲可敗之糧而勞。當爲永生之糧而勞。」又曰。「施較受更爲有福。」其徒果行其言。跋涉重洋。無遠弗屆。窮人受其惠而聞其道者。其數不可思議。托爾斯泰苦魯伯金之有造於貧民。雖有可觀。方之斯人。則無異乎希馬拉山之於丘垤。太平洋之於行潦也。其所以若是者。蓋欲代表天帝之愛

民如其至也。所謂窮人之救主者。即斯人也。斯人爲誰。耶穌基督也。耶穌基督。大公至正。所與周旋者。貧富貴賤。智愚強弱。男女老幼。包括無遺。固不獨窮人之救主。實人人之救主也。特彼於窮人。尤覺拳拳服膺耳。

我至親愛之窮人乎。其母垂頭喪氣以自餒也。天然之三育。既爲子有。自古立不朽之業者之境况。復與子同。上帝又假貧苦玉子於成。而耶穌基督且特表同情於子。而爲子之救主。則今後之聖賢豪傑。非子莫屬。救國救民之仔肩。非子莫任。子誠萬幸也。子其勉乎哉。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再版

增半生之回顧一冊

定價大洋一角二分

撰 著 者 浦 化 人

校 訂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報 部

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報 部

版 權 所 有

發 售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報 部
 上 海 博 物 院 路 二 十 號